

新世纪百科
知识金典
XINSHIJI
BAIKE ZHISHI
JINDIAN

重庆出版社

现当代小说 名篇赏析 7

杨莉馨 主编



新世纪百科知识金典

◆ 顾问(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少波 王伯敏 刘厚生 乔羽
冰 心 全山石 江 平 杨子敏
李家顺 张岱年 张振华 柯 灵
柳 斌 铁木尔·达瓦买提
桑 弧 桑 桐 秦 怡 蒋孔阳
翟泰丰 蔡子民 滕 藤 滕久明
戴爱莲 魏 巍

◆ 总主编:

张 虞 李书敏

◆ 副总主编:

许友梅 陈金才 熊静敏 黑淑琴
蒲华清 薛振安 柏家栋 傅之悦

◆ 总编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文晓村 王中玉 叶延滨 曲 炜
许友梅 陈金才 吴申耀 李书敏
李荣昌 沈 寂 张 虞 张文槐
杨 巍 郑达东 郑可仲 单树瑶
柏家栋 钟代福 徐卓平 夏树人
梁子高 曾如信 傅之悦 黑淑琴
蒲华清 缪新亚 熊静敏 薛振安



目录

[日本]

志贺直哉	到网走去	1
	灰色的月亮	10
芥川龙之介	罗生门	15
	鼻子	24
川端康成	弟弟的秘密	32
小林多喜二	伤痕	44

[印度]

泰戈尔	喀布尔人	48
	素芭	58

[英国]

狄更斯	穷人的专利权	66
-----	--------	----

夏洛蒂·勃朗特 简爱(片断)·····	75
毛姆 舞男与舞女·····	82
王尔德 快乐王子·····	104
凯瑟琳·曼斯菲尔德 洋娃娃的房子·····	116

[法国]

斯丹达尔 红与黑(片断)·····	127
巴尔扎克 高老头(片断)·····	136
都德 三部大弥撒·····	145
莫泊桑 西蒙的爸爸·····	156
菲菲小姐·····	167
两个朋友·····	182

[日本]志贺直哉

(1883~1971) 日本近代著名作家,大正时期(1912~1926)重要文学流派“白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这一流派主张个性解放,宣扬人道主义,作品中表现出理想主义的热情。

志贺以短篇小说见长,著名作品有《到网走去》、《老好人夫妻》、《和解》等,被誉为“日本短篇小说之神”。唯一的长篇小说《暗夜行路》具有一定的自传色彩,也是日本文学中的不朽名著。

到网走去

我给宇都宫的朋友去了一封信说:“等我去日光回来,一定顺道来府上打扰。”回信说:“请你来约我吧,我也想去呢。”

这是八月里天气很热的时候,我特地拣了下午四点二十分的火车,决定上朋友那儿去。这是开往青森的火车,我到上野站的时候,已经有很多人围在剪票处的门口,我马上挤进了他们的队里。

铃响了,剪票处的门打开来,大伙儿一下子哄起来。轧钳声接连地响着。有的手提行李给票门的木栅扣住了,咧着嘴使劲扯,有的从行列里被挤出来,还使劲想挤进去,有人却不让他进去,照例是乱做一团。警察用厌恶的眼光在剪票员身后对一个一个的旅客瞅看。好容易过了这道关口的人,就在月台上急步地跑,也不管站务员连连叫喊:“前边空着,前边空着。”还是争先恐后地想上最近的车厢。我准备上最前边的车厢,便急着往前

跑。

前边的车厢照例是空的。我走进最前面一节车厢的后边的一个车座里。那些挤不上后面车厢的人,紧跟着也赶到这里来了,但也只坐满了七成的样子。快到开车的时刻,只听见远近关闭车门和挂上铁钩的声音,我坐的一节车厢边,一个帽子上钉着红条的站务员正打算关上车门,忽然举起了胳膊叫道:“请到这边来,请到这边来。”

他开着车门等候着。这其间,一个二十六七岁脸色白净头发稀薄的女人,背上背着一个,手里搀着一个走上车来,火车便立刻开动了。

女人在我对面当西晒的窗边坐下来了,除了那里也没有别的空位了。

“妈,让我坐!”七岁模样的男孩子皱着眉头说。

“这里太热呢,”母亲一边将背上的婴儿放下来,一边低低地说。

“热也不要紧!”

“坐在太阳底下,你的头又要痛啦。”

“不要紧就不要紧……”孩子脸色阴沉地盯着母亲。

“拢呀,”母亲把脸凑近他轻轻地说,“这回咱们上好远好远的地方去,半路里你的头再痛起来妈妈就要急得哭了。乖孩子,听妈的话,等会儿没有太阳的窗边空出来,你就可以移那里去,懂吗?”

“头不会痛的,”孩子还是在那儿闹别扭。母亲脸上现出悲伤的神气说:“真别扭呀!”

我突然插进去说:“请到这边来吧,”在窗边让出一尺来空位,“这儿太阳晒不着。”

孩子用嫌厌的眼色望了望我,我看到这是一个脸色很不好看,头顶角向两边张开的怪孩子,觉得不大愉快,孩子的耳朵和

鼻孔里都塞着药棉。

“啊，真对不起，”女人悲伤的脸上现出笑影。“泅呀，谢谢这位伯伯，就坐在那地方吧。”她用手推着孩子的背脊，叫他到我这边来。

“请过来吧！”我搀起男孩的手，让他坐在我的身边。男孩子不断地用奇怪的眼色望着我的脸，过了片刻，便渐渐专心去看窗外的景色了。

“你光往那一边看，要不，煤灰会吹进你的眼睛里来的。”我这样对他说的时候，孩子也没有答理我。一会儿，火车到了浦和，坐在我对面的两位客人在这里下车了，女人便带着行李搬到这边来。说是行李，也不过是女人使的布手袋和一个包袱罢了。

“泅呀，到这边来吧，谢谢您。”女的说着，向我行了一个礼。她身子一动，背上睡着的婴儿醒了，便啼哭起来。

“不哭，不哭，”母亲把婴儿放在膝上摇着，哄弄着说。“吃奶吧，吃奶吧？”婴儿却曲着身子哭得更厉害了。“好宝宝，不哭，不哭，”母亲还只是这样说着，后来又说：“吃吃吧，给你！”一只手从布手袋里掏出一块饽饽给了婴儿，婴儿还尽是哭个不停。

“妈，我呐！”旁边那男孩很不满意地说了。

“你自己拿着吃吧。”母亲说着，解开胸怀给婴儿吃奶，又从腰带中掏出一块不很干净的绸帕，围在自己领下，拉下边儿盖住了解开的胸脯。

男孩伸手在布袋里摸了一回，摇摇头说：“不，不是这个！”

“不是这个，是什么呢？”

“圆球儿的。”

“没有圆球儿的，没有带那样的来。”

“不！不是圆球儿的不行！”孩子使着鼻音说。

“下面还有水果糖，你吃水果糖吧，乖孩子，水果糖多甜呀。”

男孩不大愿意地点点头，母亲又用一只手拿出糖来，放了四

颗在孩子的手里。

“还要！”男孩说，母亲又给添了两颗。

婴儿吃饱了奶，便拿起从母亲头上落下来的蜜蜡柿子玩儿。玩了一会儿，便送进嘴里去。

“不行不行，”母亲按住她的小手，婴儿张大了嘴，将脸凑过去，下颊的牙床上，露出两颗小小的白牙。

“吃吃，吃吃，”母亲拣起落在膝上的饽饽，送到她的面前。她正在呀呀地叫着，这才不作声了，瞪着小眼珠瞅了一回，便把柿子扔了，拿起饽饽，连小拳头一起往嘴里送去，口角上接连地流出了口涎。

女人将婴儿横倒了，用手摸一摸垫在屁股下的尿布，尿布似乎已经湿了。

“换一块襁子吧。”她自言自语地说着，又对男孩子说。“泔呀，你让一让，我给宝宝换襁子。”

“真麻烦……妈妈，”男孩不大高兴地站起来。

“到这儿来坐吧！”我把他以前坐过的地方让出来。

“对不起，性子就那么别扭，真要命。”女人寂寞地笑了一笑。

“大概是耳朵、鼻子有病的缘故吧。”

“真对不起，”女人转过身去，从包袱里拿出干尿布和包湿尿布的油纸，一边说：“也许是这个缘故。”

“是什么时候得的毛病呢？”

“出生就是这样的，大夫说，是因为他爸爸酒喝得太多的缘故。鼻子耳朵倒还罢了，可是头脑也不大好，我想也是这个缘故吧。”

在座席上仰躺着的婴儿，毫无目的地注视着什么，摇动着两手，呀呀的叫唤。一会儿，换好了尿布，把湿的收拾好，母亲抱起婴儿说：“谢谢您……泔呀，上这边来。”

“没有关系，就坐在这边吧。”我说。男孩却默默地站起来，

坐到对面去，立刻靠着窗子往外边望。

“啊，对不起……”女人抱歉地道谢。

过了一会，我问：“上哪里去呀？”

“北海道，叫网走的，是一个很远很不便的地方。”

“网走的什么地方？”

“听说是叫作北见的。”

“可不得了呀，至少也得走五天吧。”

“听说路上一点不耽搁，也得走七天呢。”

火车刚过了间间田车站，从路边的森林里发出来的蝉声，仿佛追着火车叫喊。太阳下去了，坐在西边窗下的乘客都打开了遮阳窗，凉风便吹进来了。刚才抱在母亲怀里睡着了婴儿，头上寸把长的胎发，在风中轻轻颤动。婴儿微微张开的口边，有两三个苍蝇很惹厌地来回飞舞。母亲一边凝然地想着什么，一边用手里的绸帕赶着苍蝇。过了一会，女人收拾了一下行李，放下婴儿，从布手袋里拿出几张明信片 and 一支铅笔，写起信来，但是她的笔很迟钝。

“妈，”小孩看厌了外景，眼睛想打瞌睡似的说。

“什么？”

“还很远吗？”

“还很远呀，你困了吗，就靠着妈妈睡吧。”

“不困。”

“那你拿些画本瞅瞅吧。”

孩子默默地点点头，母亲从包袱里拿出四五册画本子给他，里面也有旧的什么《泼克》之类。孩子很安静地把书一册一册翻看起来。这时候，我忽然注意到身子向后靠着，俯视着看书的孩子的眼睛，和同样俯视着写明信片的母亲的眼睛完全一样。

我每次瞅见被父母携带着的孩子——譬如在电车上坐在对面——的时候，常常觉得惊异，往往两个全不相像的男女，在外

貌上所显出的个性,会在一个小孩的脸上,身上,非常自然地调和起来,变成一个。先把母亲和孩子来对比,觉得很像,再把父亲和孩子来比较,还是觉得很像,最后把父亲跟母亲来比较,就没有一点相像的地方,这真是叫人很难理解的事。

现在想起,我不禁想象这位母亲所生的孩子,他的父亲会是怎样的人呢,而且也不由地想象这个人现在的命运。

从这奇怪的联想,我立刻能够想象出这位女人的丈夫的容貌和神情。在我从前住过的一所学校里,有一个姓曲木的公卿贵族,年级跟我相去不远,年纪比我大概大五六岁。那时我便想起了这个人。他也是一个爱喝酒的,喝醉了酒便吹牛,鹰钩鼻子的脸发着青色,大个子,一点也不用功,接连留了两三次级,终于自己退学走了。日俄战争之后,我偶然在什么报纸上看见他的名字,上边署着的头衔是上州制麻有限公司的总经理,以后怎样,就不知道了。

我忽然想起这个人,就想到她的丈夫可不就是这样的人吗。可是那人虽然爱吹牛,性子却不十分别扭,有一点快活而轻浮的地方。当然那种性格的人,常常是没有准的,无论多快活,要是接连碰上坏运气,也会变得别扭和阴沉,住在肮脏不堪的家里,老跟懦弱的妻子发脾气,借此发散自己的郁闷。

这孩子的父亲,可不就是这样的人吗。

这女人穿一件旧的绉绸的单袍,系着茄花色的带子,使我能够想象在她结婚以前,和刚结婚时的那种娇贵的气派,甚至也能够想象她后来的辛苦的情景。

火车过了小山,过了小金井和石桥,往前开去,窗外渐渐暗下来了。

女人把两张明信片写完的时候,孩子突然叫道:“妈,撒尿!”这客车上是没有厕所的。

“一会儿也憋不住了吗?”母亲很为难地问。孩子紧皱着眉

头点了一点头。

女人想把孩子抱起来，向周围扫了一眼，却没有想出什么办法。

“再憋一会吧。”母亲不断地哄着他，孩子摇晃着身体，说是要尿出来了。

火车不久到了雀之宫，去问乘务员，说这里停车的时间很短，请等到下一站吧。下一站是宇都宫，有八分钟的停车时间。

到宇都宫以前的时间，母亲被孩子逼得毫无办法。这时候，睡着的婴儿也醒了。母亲一边给婴儿喂奶，一边不断地说：“马上就到了。”

我觉得这个母亲会被她的丈夫逼死的，即使从丈夫手里留下一条命，也有一天一定会被这孩子折磨死。

过了一会，火车唧的叫了一声，沿着月台，进了车站，车子还没有停下。

“快呀，快呀！”孩子便偻着身体，按着小肚直嚷。

“好，走吧。”母亲把婴儿放在座位上，凑过脸去说：“好好儿耽着呀。”又对我说：“对不起，请您照顾一下。”

“可以，”我很爽快地回答了。

火车停下，我马上把门打开，孩子下去了。

“君呀，好好儿耽着呀！”正要从这儿离开，婴儿从后面伸出手来，像火烫了似地哭了起来。

“真没有办法。”母亲踌躇了一下，从包袱里拿出一条捆小孩用的狭狭的博多带，络在婴儿的两腋下，就想背上去了，却从袖底里拿出棉布的手帕来，围在自己的后颈上，赶快将带子捆好，背上婴儿，走上月台去。我也跟着走了下去，说：“那么，我在这里下车了。”

女人吃惊地说：“啊，您要下车吗？……”随后便行了一个礼说：“麻烦您啦，谢谢。”

在人堆里一起走着的时候,女人说:“很对不起,请您把这明信片……”

她想从怀里拿出明信片来,可是博多带交叉地捆在胸前,很不容易掏出来,女人停住脚步。

“妈,你怎么啦!”孩子回过头来,责备似地说。

“等一等……”女人缩着下颏,使劲想把胸前解开,因为使劲,耳根都红了。我瞅见她后领上的手帕,当背起婴孩的时候,已经夹在一边的肩头上去了,我没有作声,想帮她拉一拉正,我的手便碰上了她的肩头,女人吃惊地抬起脸来。

“手帕歪了。”我这样说着,脸上有点红了。

“对不起,”女人静静地站着,等我替她拉好手帕,一直到我的两手离开她的肩头,女人又再一次说:“对不起。”

我们在月台上,连姓名也没通一个,就这样分开了。

我拿着明信片走到车站门口,那儿挂着一只邮政信箱。我想把这明信片翻过来看一看,觉得看一看也没有什么关系。

我迟疑了一下,走到信箱跟前,将信面朝上,一张一张投了进去,投进之后,又想再拿出来看一看。只是在投进去的时候,偶然瞅见两张明信片都是寄到东京的,受信人的名字,一个是女人的,一个是男子的。

(1910年)

(楼适夷译)

〔评析〕

这是志贺直哉公开发表的第一篇小说,发表于1910年《白桦》杂志创刊号。志贺的作品,大多从与自己有直接关系的生活中取材,《到网走去》已初步显示了这一特点。作者自己说:“在火车上看到年轻的母亲和孩子,浮想联翩,写了这篇作品。”严格

说来,这并不能算作有完整故事情节与人物形象的小说,更像一则人物的简淡素描或旅途速写。作家真实地录下了他在一次短途旅行中对一位萍水相逢的年轻母亲的观察,表现出对真实人生的关注和对善良柔弱的人们的同情。

志贺是位观察力相当敏锐与细致的作家,他用工笔细描的手法,准确而鲜明地描绘出火车到站时旅客蜂拥挤车的众生相,既表达直面现实的勇气,也为下文年轻母亲的出现和表现她拖儿携女长途旅行的艰辛埋下了伏笔。

以后,作家就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一丝不苟地录下了年轻的母亲被坏脾气的长子和不懂人事的幼女纠缠得困窘不堪的过程。作家调动了语言描写、动作描写和细节描写等艺术手段,刻画了一位对儿女体贴备至、被生活的重负压得直不起腰来的劳动妇女的形象。她孤独、忧伤,却有一种内在的自尊和人格力量,她不诉苦,不怨艾,只默默地承受着生活的苦难。她具有怎样的身世?她的丈夫在哪里?她为何带着两个病弱的孩子奔向千里之外的北海道?她为何寄明信片到东京?一切的一切,都构成一个谜,不仅困扰着同行者“我”,也困扰着无数怜惜她的读者。然而,作家并没有给我们一个现成的答案,正因为故事是虚化的,朦胧的,故而能调动读者的艺术参与热情和想象力,获得更加强烈的艺术效果,这也就是《到网走去》为何像一枚青橄榄,愈嚼愈有味的原因所在。从“她”的身上,我们看到了千千万万个日本劳动妇女的不幸命运。

志贺直哉的笔下,既无奇特的山水风光,也无惊心动魄的故事,更无豪放夸张的语言,作品描绘的都是市井经常发生的平凡琐事。然而,这些平凡琐事都被志贺直哉朴实而精练的文笔描写得简洁活泼,跃然纸上,使人读来余味无穷,遐想联翩。

(杨莉馨)

灰色的月亮

站在东京车站失掉了屋顶的走廊里,虽然没有风,却感到一阵阵的寒气,幸而出来的时候穿了一件夹大衣。同来的两个人,搭上先到的绕道上野的车子走了,我一个人留在后面,等候绕道品川的车子。

从阴暗的天空中,灰色的月亮朦胧地照着日本桥边的火烧场。大概是阴历初十左右,月亮很低,不知什么缘故,看来好像很近。时间是八点半的样子,人很少,宽大的走廊显得更加宽大了。

远远望见电车的头灯,不一会便突然进来了。车内乘客不多,我在对面的车门边找到了空位坐下。右首是一个穿扎脚裤子约五十岁的妇女,左首一个十七八岁的小伙子,大概是少年工人,背对着我。座椅没有靠手,他便横坐着,面对车门。我刚上车时偶然见到这小伙子的脸,他闭着眼睛,茫然地张着大嘴,上半截身子前仰后合地摇晃着。他不是故意,是身体往前面倒下去,再直起来,又倒下去,这样不断地反复着。如果是打瞌睡,这样打个没完,叫人瞅着不好受。我出于本能地和他保持了一定的距离。

车子到有乐町,到新桥,上来了许多客人,有几个像是买了东西回家的。一个二十五六岁的红圆脸的青年,把扛在肩上的

一只挺大的帆布包，放在少年工人身边，劈开两腿在旁边站住。在他身后，又被人挤上来一个也扛帆布包的四十来岁的汉子，望了望前面的青年：

“搁上去行吗？”不等人回答，就把肩上的包往下卸。

“慢着，不能压！”青年护住自己布包，回头望那汉子。

“啊，对不起。”他抬头望望行李架，行李架根本搁不下那个包，便只好在狭窄的地方，局促地侧着身子，仍旧把包扛在肩上。

青年觉得对不起他，说他那个包可以把一半搁在我和少年工人座位的中间。

“不用了，并不沉。只是嫌累赘，才想搁一搁，不用了！”那汉子这么说着，轻轻点了点头。我从旁瞧着觉得惬意，这时节，看来人的脾气都变好了。

车子经过滨松町，接着到了品川，有人下去，可上来的更多。这其间，那少年工人依然前仰后合地摇着他的身子。

“啊，瞧他那张脸。”有人这么说了。说话的是四五个像公司职员的人中的一个，他的同伴都笑起来了。我这边望不见少年工人的脸，可那公司职员说可笑，大概样子一定是可笑的吧，车子里一时充满了快活的气氛。

那时，圆脸青年回头望望身后的汉子，用手指点点自己胃部，小说声：

“看样子差不多啦。”

那汉子好像吃了一惊，默默望一望少年工人说：

“是吗？”

刚才那批发笑的人，好像也觉得有点怪。

“是病了？”

“恐怕喝醉了吧？”

他们这样猜测着，其中一人说：

“看样子也不像。”这样，大家好像都明白是怎么回事，马上

不作声了。

少年工人的粗布工服肩头是破的,从里边缝上了块手巾布,倒戴一顶军帽,帽沿下露出肮脏的脖子,瘦得可怜。现在,他不摇晃身子了,脸不住地挨擦着车窗与车门间那块夹板。这样子,完全是个孩子,在他迷迷糊糊的头脑里,大概把这块夹板当做了什么人,正在和他亲热吧。

“喂,”站在前面那条汉子,用手拍拍他肩头,问了“你上哪去?”少年没答话,那汉子又问了一句。

“到上野去!”他很忧郁地回答了。

“不对呀,你坐倒啦,这是到涩谷去的电车啊。”

少年工人站起来想往窗外看,身体失了重心,突然向我这边倒过来。当他倒过来的时候,我几乎像反射一样,用肩头把他顶回去了。完全是出于无意的,但后来想想觉得奇怪。这动作与我当时的心情是完全相反的,使我自己也不能理解。当我把他顶回去的时候,他的身体很少有抵抗力,这使我觉得更不好受。我的体重已减到八十多斤,可是少年工人的身体却比我轻得多。

“在东京站已经在车上了,坐过了站了——你是在哪儿上车的?”我从他身后问。

少年工人没回过头来说:

“在涩谷上的车。”

“从涩谷上车,绕了一个大圈了。”有人说。

少年工人脑门贴在窗玻璃上,想往窗外望,一会儿又不望了,用仅能听见的低低的声音说:

“到哪都没有关系。”

他这句自言自语的话,后来一直留在我的心里。

身边的乘客们,以后再没谈那少年工人,大家觉得反正没有办法了。我也是其中的一个,觉得反正没有办法了,假如我带着吃的,我会送给他安安自己的心,如果给他钱,即使在白天,也不

一定能买到吃的,何况现在是晚上九点钟了。我带着黯淡的心情,在涩谷站下了电车。

这是一九四五年十月十六日的事情。

(1945年11月)

〔评析〕

《灰色的月亮》写作于1945年,篇幅仅为2000字左右,小说并无完整的情节,而只是在车厢中的片段的琐屑的见闻。在东京秋夜的一辆电车上,一个少年工人坐错了车,却并不急于下车;他饥饿困乏、瘦弱不堪,挣扎在死亡线上,对前途已完全绝望。车上的乘客对他很冷漠,谁也不肯施以援手,哪怕是给他一块面包。

这件平凡得微不足道的小事,相信大多数人是根本不会注意到的,然而作家敏锐地观察到了,他以现实主义的创作精神,朴素精练的文笔把这平凡琐屑的现实写入小说,从而让我们看到了当时日本社会的一幅真实画面,令人深刻体会到战争、日本军国主义给人民带来的无尽的痛苦与灾难。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这些琐事获得了美学上的意义。

然而,这种从平凡小事中提炼出的新的意义并不是作者强加给读者的,而是读者在阅读时自己细细品味出来的。作者的表现方式相当含蓄,小说中的少年工人快饿死了,但作者并无一字点明,只是借小说中另一人物圆脸青年的动作(“用手指点点自己的胃部”)、语言(“看样子差不多啦”)向我们作出暗示。表现同车乘客的冷漠、麻木时,也只是这样写:“身边的乘客们,以后再没谈那少年工人,大家觉得反正没有办法了。”作家就是这样以简练含蓄的笔墨,不虚饰、不夸张,不过早地作主观的阐述,不透露自己的思想感情,而是让读者自己去思考、去品味、去感